

上海研究论丛

第2辑

■ 朱镕基：我对《上海市志》的期望

■ 谭其骧：《上海市志》编纂论议

■ 丁日初等：关于上海的近代化

■ 汪敬虞：贺璧理与黄浦江的疏浚

■ 邹依仁等：上海租界研究

■ 石源华等：杰出的外交家顾维钧

■ 姜义华：《群众日报》社论、论文选录

■ 徐鼎新：上海总商会史事记要

责任编辑 朱 弘

田 骅

封面设计 范一辛

上海研究论丛

第二辑

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 编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出版
(上海淮海中路622弄7号)

昆山亭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375 字数 290,000

1989年2月第1版 1989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500

ISBN 7-80515-296-9/215

定价: 3.00元

目 录

• 特 载 •

- 我对《上海市志》的期望.....朱镕基(1)
《上海市志》编纂论议.....谭其骧(3)

• 关于上海的近代化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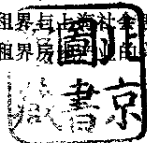
- 议经济现代化.....丁日初(12)
近代化的历史思索.....唐振常(19)
上海与中国.....陈 绶(24)
上海近代工业的产生与地位.....夏东元(28)
上海之崛起.....沈渭滨(33)

• 专题研究 •

- 贺壁理与黄浦江的疏浚.....汪敬虞(38)
上海与晚清漕运变革.....戴鞍钢(51)
中国棉手工织布业的历史演变与特点...徐新吾 严有礼(64)
近代上海帮会繁盛原因初探.....苏智良 陈 蒙(79)
上海古镇探微(下).....樊树志(88)
近代闸北的兴衰郑祖安(102)

• 上海租界研究 •

- 买办研究札记邹依仁(115)
上海租界与上海社会思想变迁熊月之(124)
上海租界房地产业兴起沈祖棻(146)



B

65495

• 1 •

上海租界土地永租制初探	朱 华 (160)
工部局与上海路政(1854—1911)	袁燮铭 (169)
上海租界与上海钱庄之变迁	姚欣荣 (206)

• 上海人物 •

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	石源华 钱玉莉 (214)
经济学家宋则行教授	刘 洪 (233)
漆琪生与《资本论》研究	黎澍微 (236)

• 今人自述 •

百岁话平生	吴若安 (242)
毕生丹青	王个簃 (250)

• 史料选辑 •

《群众日报》社论、论文选录(一)	姜义华选编 (258)
“阿美士德”号 1832 年上海之行记事	[英]胡夏米 (269)
上海史资料书目题解(八种)	陈左高 (288)
上海总商会史事纪要(1921年—1929年5月)	徐鼎新编 (295)

• 文化纪实 •

从神交社到南社虎丘雅集	杨天石编 (317)
《新文化》半月刊小史	丁之翔 (334)
上海戏曲小报出版述略	祝均宙 (338)

简论《上海近代史》(书评)	过文瀚 (346)
---------------------	-----------

陈旭楚教授学术思想研讨会纪要	(352)
补白(关于拙作的几点补正 350、来函照登 349)	

• 编 后 •

Contect

(British) *Hoo-Hea-Meo*

Special Issues (1)

Hopes on "Shanghai Annals" *Zhu Rongji*

Opinions on the Compilation of "Shanghai Annals" (3)

Tan Qixiang

Modernization in Shanghai

On the Economic Modernization (12)

Ding Richu

Modernization: A Historical Perspective (19)

Tang Zhenchang

Shanghai and China (24)

Chen Jiang

Modern Industry in Shanghai, its Emergence and Status... (28)

Xia Dongyuan

The Rise of Shanghai (33)

Shen Weibin

Monographic Studies

Hoppisley and the Dredging of the HuangPu River..... (38)

Wang Jingyu

Shanghai and the Change of Water Transport in Late Qing Dynasty..... (51)

Dai Anga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hinese Handicraft Industry of Cotton Spining..... (64)

Xu Xinwu Yan Youli

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Prosperity of Secret Societies in Modern Shanghai (79)

Su Zhilang Chen Meng

Inquiries about Ancient Towns in Shanghai Region (Part two)
..... (88)

Fan Shuzhi

The Rise and Dedine of Zhabei Distret in Modern Times... (102)

Studies about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of Shanghai

Reading Notes of Comprador Studies (115)

Zhou Yiren

Shanghai,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the Change of Social Ideology..... (124)

Xiong Yuezhi

The Origins of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 in Shanghai's Foreign Settlements (146)

Shen Zhwei

A Preliminary Probe into the System of Permanent Leased Territory in Shanghai's Foreign Settlements (160)

Zhu Hua

Shanghai Municioal Council and the Road Works..... (169)

Yuan Xieming

The Changes of the Foreign Settlements and the Private Banks in Shanghai (206)

Yao Xinrong

Notable Fingures of Shanghai

Gu Weijun, An Outstanding Diplomat..... (214)

Shi Yuanhua Qian Yuli
Economic Professor Song Zexing..... (233)

Liu Hong
Qi Qisheng and Studies of "Capital" (236)
Li Tiwei

Moderns, An Account in My Own Words
A Centenarian Talking about His Whole Life..... (242)
Wu Ruolan
Painting with My Life and Soul (250)
Wang Geyi

Historical Materials
Editorials and Thesis, Extracts from "Popular Daily" (258)
Jiang Yihuan
Records of the "Amherst", Travel Shanghai in 1832 (269)

Zheng Zuan
Explanatory Notes on the Titles of the Material Books of Shanghai History (8 items) (288)
Chen Zuogao
Summary of Historical Events of Shanghai Chamber of Commerce (1921-1929) (295)

Xu Dingwineed
An On-the-spot Report of Culture
From the Society Shenjiaoshe to the Corpus of Elegant Articles of the Society Nanshe at Huguo..... (317)
Yang Tianshi
A Brief History of "new Culture" the Semionthly (334)
Ding Zhixiang

A Brief Account on the Publishing of Tabloids Shinghai of Traditional Opera (338)

Zhu Junsheng

Book Reviews

A Brief Account on "The Modern History of Shanghai" (346)

Guo Wenhan

Brief Postscript

Filler (Some Supplies to my Article, 350 Letters from Readers

..... (349)

我对《上海市志》的期望

朱 镕 基

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成立了一年多，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位委员、顾问和在座的全体同志为此付出了辛勤劳动，我代表市政府表示衷心的感谢！

关于上海地方志编纂的问题，江泽民同志在去年委员会成立的会议上作了全面的明确的阐述。我看了这个讲话。它对于编纂地方志的意义，编纂上海地方志的要求，以及如何加强领导编好地方志，都作了非常具体的要求和规定，对经费、编制等其他种种问题都讲得很明确。我想，泽民同志的这个讲话，现在仍然是我们编纂上海地方志的要求，我们要继续贯彻执行。如果里面有些问题还没有落实，我们要继续予以落实。

我对于编史修志是个外行，这方面的情况了解得很少，对我讲起来，今天到这个会上来也是学习。我记得，1955年在国家计委工作的时候，我曾经随同当时国家计委委员宋养初同志（他已经去世了）一起出差到西北河西走廊一带，我们沿着铁路一直走，见一站停一站，武威、张掖、玉门，一直到青海。每到一县，不管怎么晚，他都要问县委，请你把县志拿来让我看一看。这件事情对我很有启发。从那个时期开始，我也跟他学习，每个县的县志拿来翻一翻，引起了我对学习历史的兴趣。所以，我对历史非常爱好。从五十年代开始，二十四史我基本上都买了。学着看历史，对我很有启发和教育意义。不但是看县志，还有一个娱乐形式，是在

* 本文是朱镕基市长1988年8月3日在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第二次委员、顾问（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根据录音整理并经本人审阅。

火车里面念唐诗。因为你到河西走廊、陕西这一带，念边塞诗简直是感慨交集。抚今追昔，很能引起对我们祖国的热爱。特别是岑参的边塞诗，写边疆确实写得好，增加了我们很多知识。我们上海今天面临着振兴的历史任务。振兴上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许多资金。我粗粗计算了一下，没有几百亿美元的话，也要几百亿人民币投下去，否则的话，上海很难改变它的面貌。但是，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任务是非常艰巨的，需要很好地贯彻中央改革、开放的政策，执行沿海的经济发展战略，进一步开放。把上海真正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国际的城市，很不容易。在这个过程中，是需要非常正确的决策，需要高瞻远瞩。因为现在困难很多，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走出这困难的谷底，前面的形势还很严峻。现在这个时候，需要我们非常冷静、慎重、全面地来决策。若要决策，应该有比较齐备的根据、资料、信息，也包括考虑到上海的历史沿革、风俗民情以及种种具体情况，才能使我们的决策真正适合上海的情况。上海的地方志编纂过程中，我看到已收集到大量资料，这都是非常宝贵的信息。我相信，上海地方志的编纂这件工作本身，对于上海市委、市政府的决策将起到非常好的参考和咨询的作用。所以，7月15日市委常委会会议充分肯定了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一年来的工作，对这个工作表示满意，对各位同志所付出的劳动表示感谢。希望同志们能够继续努力，并且联合海内外的各界人士、硕士名流、专家学者，大家共同努力，把上海市志编纂得更好。

至于一些具体问题，7月15日的市委常委会会议要求我们各级政府给予落实，要保证地方志的编纂委员会必要的条件，包括办公室的问题、经费的问题、资料的问题，其他等等。特别是市政府的有关部门，在编纂专志中更应该起主要的作用。希望我们市政府的各个有关部门主要领导同志亲自过问这件事情，来协助上海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把这件工作做好。

《上海市志》编纂论议^①

谭 其 骧

市地方志办公室邀请我作一次报告，要提出对编纂上海市志的设想和期望。这不太容易，要靠大家仔细讨论。我个人知识面很窄，谈不上什么设想，我只是对第一部上海市志提几点期望。当然很不全面，只讲想到的几点。

第一点，希望能贯彻三中全会党中央提出的实事求是精神。希望能做到胡乔木同志在全国地方志第一次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中提出的对编纂新方志的要求。“地方志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以我的理解，在地方志里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应该是：秉笔直书，好事要写，坏事也要写；成绩要写，失误也要写，不隐讳，更不能歪曲。要真实，切忌虚假。所谓严肃的、科学的，就是要所载的事皆有根有据，符合事实真相。“资料书”就是只提供资料，不事褒贬，不发议论，不作宣传。还有一点很重要，资料必须具体，不要空泛，不要含混。有人说，方志对建国以来的几次重大运动，记载宜粗不宜细。这点我赞成，方志不同于小说，不同于传记，不用也不应十分详细，但也不可粗到毫无具体内容。比如说，有的方志对历次运动，只说伤害了一批或一部分人，或一些群众、干部，制造了冤假错案，对破四旧只说一些古建筑被毁，不少文物被毁、被窃。这太含混，太不具体了。一点具体内容都没有，那就失去了载入方志的意义。因为所有运动都是全国性的，这样写法，势必处处相同，何必写入方志！方志的内容一定要有具体情况。至于写到怎样的具体程度，还可以斟酌。总之，上海应有上海的特色，写出不同

^① 这是谭其骧教授在上海市地方志高级讲习班上的讲演稿，题目系编者所加。

于北京、天津的情况。如反右运动中,有多少人被错划为右派,党政机关多少,教育界多少,文艺界多少,至少得有个约数。“文化大革命”中,“四人帮”以上海为根据地、发祥地,记载更不能太略、太泛。

第二点,希望能通过上海市志的编纂,为全国较大的市(包括三个直辖市、上百地级市)制订一套恰当的完美的体例。市制始于国民党年代,在此以前,行政区划无市,只有省、府、州、县,所以几千部方志,都是省、府、州、县志。国民党设置了市,但并没有修出一部市志来,只有一部已成书的《首都志》和未成书的上海市通志。但当时市不辖县,所以这两部志书,也不等同于现在我们所要编写的市志。现在的市分三等:直辖、地级、县级。县级市就是产业比较发达的县,所以这种志书基本上可采用县志体例。直辖市和地级市的大部分都辖县,市本身又分区,这种市志既不同于县志,也不同于省志。省志是全省几十个、上百个市、县的综合记载,各市县应基本上平均记载,省会所在市只能说所占比重较大,但不能说关于省会的记载就是省志的主体部分。而市志虽然也应记到辖县,却无疑应以市区为主体。市志不能单纯地把所辖的区志、县志抄集在一起。该如何才恰当、完美?无前例可援,也无旁例可援(全国已成市志仅威海、商丘,皆县级),故编上海市志在体例上有许多开创性的工作要做,不能认为等十二个区志、十个县志编成后合起来,删节一下就是一部市志。这是因为:许多项目合起来必须重写,全局性地综合,不是分区分县记载;有些内容为区县所无,即使记了也非重点,而作为市志必须记载。因此,先得规划一下,哪些内容可等区、县志成书后写,哪些必须现在动手。

第三点,上海市志中,在使用“上海”这个词时,必须准确地使用,用不同的称呼表明它的地域范围,不能含混。这是作为一部严肃的、科学的著作所必须做到的。

现在,社会上使用“上海”这个词,至少有三种含义:①指我国三十个一级行政区之一的上海直辖市。这个意义的“上海”共有

6000多平方公里，1200多万人口。②指包括12个区的上海市市区，不包括10县。这个意义上的上海共有230平方公里面积，约620万人口。1984年扩展了市区，面积扩至300平方公里，人口约700万人。③指吴淞、闵行两区以外连成一片的10区。实际上一般人心目中的上海，也就是上海城市，而闵行、吴淞为卫星城市。但这个“上海”却不是制度上的上海。除这三种以外还有一种，姑名为第四种，范围比第三种“市中心区”更小，即指中心之中心，无明确范围，而人民习惯上都把从“市中心区”较靠边的地段到较繁华、热闹的地段，叫做到“上海”去，如复旦大学地属杨浦区，从复旦入市中心也叫“到上海去”。30年代从曹家渡入市亦如是云。第三、第四两种皆非法制上的上海，却是人民心目中或口头上经常使用的上海。第四种大约不见于文字，口头上也在日渐停止使用，关系不大，只好任其渐次消灭。但第三种却常见于文字，且非于短期内消灭得了的，又是一个最常用的词，非予以充分的重视不可。总之，在使用“上海”一词时，要注意它的实际涵义，观念上不能混淆，在使用时应附加一个限定词，用以明确它的涵义，这也是表述中的逻辑性与科学性问题。而我们常常在使用“上海”这个词时混淆了它的几个不同涵义，因而时常产生许多模糊的、不科学的概念。现举两个例子：

其一，在报刊、文件上或人们口头上，经常有一句话，“上海是一个1200万人口的大城市”。这句话实在不通，原因就是混淆了不同涵义的“上海”所致。城市相当于英文 city，是一个地理学名词，指的是具有相当繁荣的工商业，人口相当密集的聚落（居民点），就上海面言，相当于上述的第三义。即连成一片的10个区。第二义都不能算是一个城市，更不用说第一义了。这句话是根本错误的，但人们习非成是，竟不以为非。我希望《上海市志》不要出现这种错误。

其二，去年报载：“上海人均居住的面积6平方米”，不少人见到报纸后说是“政府在吹牛”。其实，这句话并非不实，而是市政

府公布此数字的“上海”，不同于市民心目中的上海，市民想到的上海是第三义的“上海”，即城市，市政府公布消息所指的是第一义的上海。即上海直辖市全境。市区肯定不会有6平方米，而农村居民的住宅相当宽裕，合计总平均达6平方米。我认为，城乡混合计算，没有什么意思，公布城市人均面积才有意思。

所以，我认为，在用第一义时可称“上海全市”，第二义可称“上海市区”；第三义可用“上海城市”，这样不易混淆。有些人把第一义称为“上海地区”，这也不妥，地区本为地理学上随意使用的概念，可大可小，用以指一定地域的词，如亚太地区，华东、东北、长江中下游、东南沿海等。在现代中国又作为一种行政区划名，即“专区”的改称，指省的派出机构，上海不属于这二者。

第四点，要注意上海一词的时代差别。①在两宋（11—13世纪）是一个设置了酒务的聚落。②南宋末年到元至元初（1267—1291）是一个建制镇。③1291年（元至元二十八年）设县，辖有今市区苏州河以南及上海、南汇、川沙三县和青浦县的东北部；明万历后青浦建县，辖地缩减，清雍正三年南汇建县，嘉庆十五年川沙建厅，又一再缩减。④1928年设上海市，1930年全市面积527.5平方公里，1945年为618平方公里。上海县不属上海市，而属江苏省。⑤1958年将江苏10县（上海、松江、青浦、金山、奉贤、南汇、川沙、嘉定、宝山、崇明）划归上海市，从此才有今天第一义的上海。1958年变动最重要，一方面是成十倍扩展了地域，另一方面是将原来只限于冈身以东的上海市，扩展到了冈身以西，直抵淀山湖，这对讲上海历史大有关系。

1958年以前，我们只能说上海由海而变成陆地，最多只有一千几百年历史。1958年后，就可以说上海的西部地区，成陆在五六千年以上，将上海成陆史向前推移了几倍。在1958年以前讲上海史，只能从一千几百年讲起，因此前这片陆地都还在海里。1958年后就要从6000年前讲起，因为青浦、金山、松江等县以至上海县的西端已属上海市，而这些地方在五六千年前已成陆。人类活动

留下了著名的青浦崧泽、福泉山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前年报纸上经常有人称“上海有六千年历史”，此话也欠妥。马马虎虎讲可以，若在严肃的科学著作中不应该这样提。这是因为：①新石器时代遗址都发现在冈身以西或冈身上，冈身以东没有，而冈身及冈身以西之地，于全上海只占一小部分，大约三分之一，所以上海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有 6000 年历史，我们不能以偏概全。②通常所谓历史，指人类进入文明时代而言，即有阶级、有国家、有文字记载的时代而言，不包括未进入文明时代的石器时代。石器时代是史前时代，叙述史前时代的社会变化称史前史。所以说中国是一个有 5000 年或 4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有时就说成中国有 4000 年或 5000 年历史。如果把一国一地的历史包括史前时代，那么中国就有 170 万年历史了。既然对中国只讲四五千年，那末对上海也不宜说有 6000 年历史。

各地方的人们总喜欢把本地历史尽可能地说得久一些，这大可不必。久不久相对而言，上海也要讲悠久，毫无意义。对上海（指一级政区）而言，历史若包括史前史，则云南有 170 万年前的元谋人，历史最久，全国 30 个一级政区中的 27 个都有旧石器时代遗址。若就见于文字而言，上海全市无见于先秦的地名事迹，比中原晚，比江南的苏州、绍兴、常州、镇江、昆山、嘉兴、平湖都晚。就上海城市而言，北宋（11 世纪）始见记载。在全国范围看，上海是一个较晚起的城市，不能说久，但也不是最晚的，比哈尔滨、长春、石家庄、呼和浩特都久。也不失为一个历史文化名城。古代史是历史，近代史也是历史，上海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一个名城。历史文化名城不一定这个城的历史很久。上海是国务院第二批公布的。在第一批公布的二十四城中，就有遵义、延安在古代史上并不有名，而在现代史上是大大有名的城市。

希望在市志中不含混地说“上海历史悠久”，应对具体事物一一说清楚有好处。

第五点，为了保证做到“严肃的科学的资料”，希望在每一条材

料上都注明根据、出处。当代的注明什么文件、档案、调查报告，古代的要注明什么文献资料或什么文物。这样做字数不多，意义却很大，有了根据才能取信于人，经得起检验，才可以不仅供一般人阅读，并可提供学者利用。费大力气编成的一部志书，而人们对书中的记载不能全信，将信将疑，做研究工作时不敢采用，得另查原始资料，这是很大的浪费。注明了根据、出处，大大增加了权威性、可靠感，人们可依据注明的出处查原始资料，这样才能使这部资料书过硬。

第六点，记载古代的事情时，不能全部采用旧志材料。旧志当然要看，有一部分需要收到新志中去，但不能全用，可信则用，不可信的不用，要认真严格地予以鉴别，决定取舍。怎么知道可信与不可信呢？在此只能提一条：凡旧志所载当时（或在此前不久）的事物一般可信度较高，凡远在修志时代前几百年、上千年，而不见于前代记载的，一般可信度就低。

如清嘉庆《上海县志》里有这一段“熙宁七年，改秀州为平江军，缘通海，海艘辐辏，即于华亭海设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为上海镇，上海之名始此。”此条记载可以说全错：①宋制分州为四等，节度、防御、团练、军事，惟节度州方有军额，秀州乃军事州，根本不可能有军额，且平江乃苏州军额，苏、秀境地相接，焉得亦以平江为名？②《宋会要》有市舶司一章，详载北宋至嘉定以前市舶司的建置沿革，绝未提到上海，因此不可能在熙宁时上海已设市舶司。③《元丰九域志》县下例载属镇，秀州华亭县下只载青龙一镇。《绍熙云间志》专立镇戍一目，所载仍为青龙一镇，可见熙宁七年设镇之说不可信。④以原文看来，似乎设镇之前地名为华亭海，此说在明《弘治上海志》中已有，“上海县旧名华亭海，当宋时蕃商辐辏，乃以镇名，市舶提举司及榷货场在焉”，当即嘉定志所本，许多旧志及一统志皆沿用此说，实际乃以讹传讹，绝不可信。华亭海的原义应指华亭县的全部海面，不可能专指上海镇，华亭海是一片海面名称，不是一个聚落名，只能说宋上海镇元初上海县城所在原来是华亭海

的一部分。不能说上海镇这个点旧名华亭海。⑤《宋会要》食货酒曲中载：秀州十七务旧额几何，熙宁十年租额几贯几文。上海为十七务之一。旧额乃天圣元年(1023)之额。则上海务最迟在天圣时已有，断非熙宁七年(1074)始有上海之名。短短 43 字一条，错误 5 处之多，可见旧志论到前代之事，决不能轻信。

旧志人物传中，往往喜欢拉一些历史上名人为本地人，又附会出这些人的古迹来。如陈胜是阳城人，秦汉时有二三个阳城，陈胜的家乡是哪个很难断言，但有一点可肯定都在今河南境内，而安徽地方志竟说阳城在今宿县，又附会出有关陈胜的古迹。事实上所谓宿县东南的阳城故址，是汉代谷阳城的故址。谷阳被简称为阳城，就附会到陈胜身上了。又如北方各省方志里到处有杨家将遗迹，也十之有九靠不住。50 年代八达岭长城一带多据方志竖牌说杨延昭在此驻守，但那个时代这里是契丹之地，作为宋将的杨延昭，怎么可能在此驻防练兵？许多古迹立牌介绍历史，往往说错，多半自方志来。在今天修方志中，就要把这种错误记载删节或改正，有时也可以写明传说如此，不可信为事实。

旧志所记历代灾异，也往往有脱漏有错误。研究历史上的水旱灾和地震，对当前社会主义建设及防灾有重要参考价值。近年来，以此为研究课题的学者相当多，但他们往往上旧方志的当，以为全，实际上不全，以为可靠，实不可靠，结果花了大力气所取得成果，并不反映历史实际情况。建议在编写新志时，记历史灾异，必须参考历代正史五行志等原始资料，不能照抄旧志。

旧志的荒唐之处实在太多。上海，别称沪，又称申，这三个名词的来历，旧志中所讲都错。

上海，《弘治上海志》云：“其名上海者，地居海之上洋故也。”实在不通。何谓上洋？又何叫上海而不称上洋？我在 50 年代曾撰文指出，根据成书于熙宁的宋郊隳水利书，吴淞江 5 里一纵浦，下游南岸诸浦中有一上海浦，是从海边数起的第五条浦，往东是下海浦，再东还有三浦，再东即海，上海当因最早聚落兴起于上海浦